

姚风的别样才情（阅 2352 次）

黄礼孩

姚风先生以诗名世，以翻译为人所欣赏，以摄影为人称道。如今，他在教葡国语之余又玩起装置艺术，他的每一次转身都给人惊喜。

装置艺术已盛行很长时间，搞装置的人也比比皆是。姚风对各种艺术兴趣浓厚，他近来亲近装置艺术并非为博得虚名，而是装置艺术更能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装置艺术更能联结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他的创造力、想象力，他低调的美学，他对事物透辟的认识，他对抗习惯性思维的见解，都在他的诗歌和艺术之间流露出来。自从去年他的油画作品入选亚洲美术展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一不小心变成一个“油画家”了。姚风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是做了再说，就像二月二十日他邀请我到澳门文化中心创意空间看他的装置艺术展，让你看到一个人无穷的能量，我因之看到一个具有别样才情、拥有多种艺术天分的姚风。

我看过一些艺术装置，五花八门，杂七杂八，好坏参半。一些艺术家因为缺乏社会语境、艺术观念与视觉形式上的准备，作品流于肤浅。姚风的装置艺术清晰、言简意赅，它直接，又有隐藏，一语双关，像《言论安全性研讨会》就是这样的作品。姚风在一张开会的桌子上安放了麦克风，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不一样的是他别有心裁在麦克风上套了安全套。用安全套作材料的装置艺术一般与性内容相关，但用在言论自由这个题材上的却是第一次，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惟一性，作品因之具有调侃和讽刺的力量。

装置艺术就是直接表达作者对人和事物的看法，姚风的《教堂与青楼比邻，证实信仰确能宽恕原欲》便是一个有自己的观点的作品。他把旧时澳门妓院的海报装裱起来，在画像上方挂上十字架，两个对立的文化符号放在一起，它们就产生另一种作用，给人带来思索。

姚风对自己生活的澳门有着深刻的观察力。澳门是一座闻名于世的赌城，人们每天都谈论着金钱，但拥有再多的钱，也不能用它买来永生。姚风的《谁可以用黄金欺骗死亡》这个作品充满了嘲弄的意味。他用金色涂满人头的骷髅，金光闪闪，却是死亡的。

作为一个诗人，姚风比别人拥有一双穿过混沌状态看到事物本质的眼光，借助语言的穿透力，他打开了新的视野，观察到内在和外在的世界。他的《诗歌把福尔马林变得不朽》是一个把诗集打开放进酒瓶之中的作品，那酒瓶里装着的不再是麻醉人的酒，而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诗歌，被书写的福尔马林因为诗歌而获得不朽。姚风写过一首诗《福尔马林中的孩子》：在病理室/看见你坐在福尔马林中/冰冷，浮肿，苍白/却没有腐烂的自由/嘴唇微微张开/还在呼唤第一声啼哭/紧攥的小手/抓住的只有自己的指纹//你没有腐烂的自由/你让我对生活感到满足/呵，自由，腐烂的自由/我毕竟拥有。酒瓶装的正是这首诗。

姚风的装置艺术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多了诗歌的元素。装置艺术像诗歌一样也是一种概念艺术。诗歌给他的装置艺术带来高雅纯净的风格。

当装置艺术变成一种可操作的技巧，有一些人喜欢上了这个玩艺，以为怎么弄都行。事实上，在这些材料的后面，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没有人文精神作为背景，没有价值结构法则上的文化自觉，没有视觉经验，装置艺术易于变成不足轻重的场景。在姚风这里，他的艺术冲动来源于他的社会关怀和对现实的撞击，这之间引起的效应，虽不是专业的技巧，却有他的质疑、追问和反思。他的《树问：为什么人变成了唯一可以长时间坐在椅上的动物？》《盆景：只有大地才是牢狱》《春天使一把刀在案板上绽放》等等都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从诗歌的文字语言到装置的视觉语言，姚风试图打通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作品中寻找到一种精神，一种主张，一种观念，他试图摸索诗歌所不能替代的另一个艺术空间。